

# 国内常用网络成瘾量表的回顾与反思<sup>\*</sup>

随明明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网络成瘾量表是专门用来测评网络成瘾的工具。归结我国10多年来对网络成瘾进行测评的量表,发现我国常用网络成瘾评估工具具有逐年增加、量表编制方法多样化、从单纯引进转向创造性地自编、自编量表的内容向具体方向领域延伸的特点。目前常用网络成瘾量表的发展应注意量表信效度、文化差异等问题。

**关键词:**网络成瘾;量表;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B8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24(2009)07-0177-03

网络在给人们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使一部分人渐渐沉迷于其虚拟空间中不能自拔。由于这样的人群不断扩大,这种现象心理学界称之为“网络成瘾”。美国心理学会(APA)于1997年正式承认“网络成瘾”研究的学术价值。而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对网络成瘾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对网络成瘾的防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网络成瘾研究急需解决的难点之一是网络成瘾测量工具。笔者拟对10多年来发表的有关心理健康问卷编制的文献进行分析,对目前国内常用网络成瘾量表的发展做一回顾和展望:

## 1 国内常用网络成瘾量表的回顾

1.1 网络成瘾问题的综合评鉴。国内对网络成瘾进行综合评鉴的工具,从使用频率来看主要是:

1) 网络成瘾测试(Internet Addiction Test)。网络成瘾测试是美国Young编制的用于筛选上网者是否成瘾、成瘾程度及网络对生活的影响领域的问卷。该问卷包括20个题项,是一个5级自陈问卷,20~49分称为正常的网络使用者,总分在50~79分的为轻度上网成瘾者,80分及以上为重度网瘾者。

2) 网络成瘾综合诊断问卷(IAD-DQ)<sup>[1]</sup>。Young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关于赌博成瘾的10项标准,删除了其中的两项目,剩余8项作为网络成瘾诊断的标准。目前,国内的研究者较多使用这一量表对

网络成瘾现象进行研究<sup>[2-3]</sup>。

3)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sup>[4]</sup>。国内应用较广的是台湾陈淑惠教授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该量表共26个题项,是一种四级自陈量表,总分代表个人网络成瘾的程度,分数越高,表明网络成瘾倾向越高。

而Morahan Martin的《病态网络使用量表》、Davis的《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WEPQ-RSC)经初步研究表明也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当然国内不少研究仍然积极致力于对网络成瘾量表的编制,如程乐华编制的《网络行为公开报告》、白羽和樊富珉修订的台湾学者陈淑惠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刘炳伦、郝伟、杨德森等人(2006)编制的17个条目的网络依赖诊断量表、台湾Chou等翻译Brenner的《互联网相关行为量表》(IRABI)后修订的中文版量表第二版(CIRAB II)和崔丽娟等编制的《网络成瘾界定量表》等。

其中以对青少年的评鉴工具居多,从受测者类型来看,这类量表包括:①评鉴中学生的有:韩佩凌2000年编制的《中学生网络使用行为问卷》等。②评鉴大学生的有:陈侠的《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问卷》、沈模卫、李鹏(2004)在线认知量表(OCS)的基础上,以两组大学生为被试编制的“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PIUC-CS)、杨晓峰的《大学生网络使用情况调查表》、《大学生网络成瘾量表》和张艺的《大学生网络成瘾量表》等。③对青少年进行综合评鉴的:范方的《青少年网络成瘾预测问卷》、雷雳的《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以及他在2006年的《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问卷》(APIUS)等。

\* 收稿日期:2009-03-03

作者简介:随明明(1984—)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心理咨询研究。

1.2 网络成瘾类型及相关问题的评鉴。1999年,Young根据网络所能提供的特殊功能将IAD分为5种类型,分别是网络性成瘾(Cyber-sexual Addiction)、网络关系成瘾(Cyber-relationship Addiction)、上网冲动(Net Compulsions)、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和电脑游戏成瘾(Computer Addiction)<sup>[5]</sup>。周冶金、杨文娇的《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问卷》可用于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的测试,并且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3 网络关系成瘾及相关问题的评鉴。网络关系依赖是指过度使用聊天室、网络论坛等网络的交际功能,沉迷于在网上建立、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而忽略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导致个体心理、社会功能的损害<sup>[6]</sup>。研究关系成瘾的量表的有余建林的《网络人际关系成瘾量表》、韩红艳自编的《大学生网络交往类型问卷》、钱铭怡、章晓云等的《大学生网络依赖倾向问卷》(IRDI)、章晓云的《关系成瘾量表》和李欢欢的《一般性病理性网络使用量表》(GPIUS)等。

1.4 网络游戏成瘾及相关问题的评鉴。电脑游戏成瘾者同样表现出了相当多的与网络成瘾类似的不良症状。电脑游戏成瘾有6种表现<sup>[7]</sup>:①较强的耐受性。②明显的戒断症状。③玩电脑游戏频率逐渐提高。④自己无法控制不玩电脑游戏的冲动。⑤花费大量时间在电脑游戏及相关活动上,使自己的社交、学业和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⑥虽然能够意识到游戏带来的严重问题,仍然继续用大量时间玩游戏。对网络游戏成瘾进行研究的量表有聂晶的《大学生电脑游戏成瘾量表》(CGAI)、张广磊的《网络游戏行为偏好调查问卷》、李欢欢的《大学生网络游戏认知-成瘾量表》、黄思旅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量表》和崔丽娟的《网络游戏成瘾界定量表》等。

1.5 其他。除了上述对网络成瘾测量工具外,我国网络成瘾研究中常用的测评工具涉及的其他领域仍较广泛,如朱丽洁的《网络人格量表》(WEPQ-RSC)、谭文芳的《大学生网络使用动机调查问卷》和凌霄等自编的《大学生网络内容偏好问卷》等。

## 2 国内常用网络成瘾量表的特点

从上述的各种网络成瘾量表来看,我国网络成瘾测评工具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2.1 数量逐年增加,量表编制方法多样化。目前我国关于网络成瘾测评工具呈逐年增加趋势,而且问卷编制的方法也日趋多样化:最典型的问卷编制方法是向受测群体发放开放式问卷,从中收集测验项目组成初测问卷,并经过因素分析删除项目组成正式问卷。其他有根据其心理学理论观点编制项目,形成测验问卷,根据自己的临床或实际经验形成测验项目;在国外有关问卷内容的基础上,增加或删除一些项目等。

2.2 从引进国外的量表转向根据我国的文化特点修订和自编量表。以前国内最常用的网络成瘾量表都是从国外引进基本上没有根据我国文化特点进行修订。而我国经

常使用的台湾陈淑惠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诊断标准对网络使用的强迫性、耐受性、戒断性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说明,但该量表中涉及的问题和用词与中国青少年的现状存在部分差异。我国心理健康研究者在注重引进的同时,开始创编符合我国文化特点的网络成瘾量表,其中白羽和樊富珉修订的台湾学者陈淑珍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周冶金等编写的《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问卷》和钱铭怡、章晓云等的《大学生网络依赖倾向问卷》(IRDI)信效度较高,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

2.3 自编量表的内容从对网络成瘾向更具体的领域延伸。在对网络成瘾的最初研究中,将网络成瘾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但是从研究者以及研究者的同事对网络依赖者接触的临床经验看出,不同亚型的网络成瘾者是不同质的群体,其表现出来的特征有所不同,形成和维持其各自症状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因而有必要区分其不同类型。而目前国内网络成瘾研究不仅在传统领域有所扩展,而且愈来愈重视对网络成瘾的每个分支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目前运用较多的有聂晶的《大学生电脑游戏成瘾量表》(CGAI)和钱铭怡、章晓云等的《大学生网络依赖倾向问卷》(IRDI)。

## 3 对国内常用网络成瘾量表的反思

国内近年来创编的网络成瘾测评工具达数百种,内容范围也比较宽泛,但无论是对网络成瘾的综合评估还是对网络成瘾具体问题的评鉴,目前被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并不多,多数还是在采用如Young的网络成瘾测试等量表。这个问题应引起我国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

首先,用量表来测评心理健康,其信效度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量表的信效度问题未引起业内人士的重视。国内外研究者们已提出过许多网络成瘾“诊断标准”<sup>[8-10]</sup>及筛查工具<sup>[4,11-12]</sup>,但这些“诊断标准”未提及病程方面,许多量表缺乏信度及效度检验。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些成瘾标准或量表制定过程中,研究对象样本量不足、样本选择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对其他成瘾人群现状研究很少,这是今后有待拓展的领域。例如部分使用者介于网络成瘾和正常之间的临界状态,为防止临界群体向成瘾群体转化,在样本选择和网瘾预防系统构建时,应重视此类个体。另外没有考虑到地域差异,样本代表性令人质疑,造成研究的外部效度较低,不适宜于临床应用。针对问卷信、效度方面的不足,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在更大范围内取样,选择具有更好代表性的样本;增加重测信度,确立可靠的效标;对问卷的题项进行补充和修订,进一步提高其信度和效度。

其次,网络成瘾量表也应考虑文化差异,然而有些研究在没有考虑文化差异的情况下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网瘾测评量表。国内某些对IAD者的研究与国外的相关研究有所不同,可能由于IAD研究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存在问题,比如网络成瘾测验在中国临床诊断中的效度有待确定及进一步完善。制订具有中国常模和评分标准的网络成瘾测验,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第三,调查研究或个案研究难以获得有关调查对象使用网络以前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弄不清是网络活动引起使用者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还是使用者因本身存在人格缺陷,更容易产生网络成瘾,容易偏离健康的轨道,现有的调查难以对此解释,也无法网络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结论。因此,这需要更可靠的研究设计和实验控制所得到的数据才能对此解释。

第四,测评网络成瘾的量表应是能测量出网络成瘾的现状,但是其存在有不同的亚型,所需要测评的方面也有所不同<sup>[13]</sup>。如今对网络成瘾量表的研究虽然较多,但对于其各亚型的研究较少,今后的研究应当从网络成瘾的特点出发,加强对网络成瘾的理论分析,对网络成瘾及其亚型进行科学、准确的界定;基于这一界定,根据心理测量学的原则,编制出严格科学的测量工具;注意区分不同网络成瘾类型以及网络成瘾与其他行为成瘾的区别与联系,完善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及提高网络成瘾测量的准确性与有效性,以便为网络成瘾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总之,对网络成瘾的研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 参考文献:

- [1] Young K S.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 [C]. The 104<sup>th</sup> Annual Convention of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6.
- [2] 林绚晖, 阎巩固. 大学生上网行为及网络成瘾探讨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1, 15(4): 281 - 283.
- [3] 谭三勤, 李增庆, 曾腊初, 等. 长沙高校使用因特网学生中病理性使用的检出率及其影响因素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 18(9): 649 - 651.
- [4] 陈淑惠, 翁佩祯, 苏逸人, 等.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之编制与心理计量特性研究 [J]. 中华心理学期刊, 2003, 45(3): 279 - 294.
- [5] Young KS. Internet addiction: Symptoms,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J]. Innov Clin Pract, 1999, 17: 19 - 31.
- [6] 钱铭怡, 章晓云, 黄峥, 等. 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倾向量表(IRDI)的初步编制 [J].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42(6): 802 - 807.
- [7] 池桂波, 王声涌, 赵德龙, 等. 广州和澳门青少年电子电脑游戏成瘾的流行病学调查 [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1, 22(4): 310 - 311.
- [8] Ko C H, Yen J Y, Chen C C, et al. Propose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Internet addiction for adolescents [J]. Nerv Ment Dis, 2005, 113(11): 728.
- [9] Beard K W, Wolf E M. Modification in the proposed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internet addiction [J]. Cyberpsychol Behaviour, 2001, 4(3): 377.
- [10] Young K S.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 [J]. Cyberpsychol Behaviour, 1998, 3(1): 237.
- [11] 白羽, 樊富珉. 大学生网络依赖测量工具的修订与应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5, 21(4): 99.
- [12] 崔丽娟, 赵鑫. 用安戈夫(Angoff)方法对“网络成瘾”的标准设定 [J]. 心理科学, 2004, 27(3): 721.
- [13] 王仕勇. 以网络游戏成瘾看青少年新媒体素养教育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2): 149.

(责任编辑 范义臣)